吳興藝文補

吳興藝文補卷之二十九目錄

明

高皇帝

昭皇帝

武皇帝

正德二年勑諭

肅皇帝

報恩經序從沈貴妃請也○貴妃歸安人

進封皇貴妃沈氏册文

翰林院

沈貴妃誌諡

顯皇帝

遣戶科右給事中楊文舉往江南賑濟勑

宋濂

吳興藝文補卷之二十九目錄終

吳興藝文補卷之二十九

烏程董斯張遐周彙編

閔元衢康侯參輯

韓千秋聖開增定

明

宣慰湖州杭州令 至正二十六年 高皇帝

予聞帝王之治世其初也乘天下之擾攘不得已而起兵及其甚也憂天下之未一亦不得已而用兵自有元失御中原鼎沸四海瓜分予時爲民於淮上進不能上達退不能自安是以不得已而起兵至於撫有江東土

地漸廣民物漸多而四面皆敵國民無一日安不得已
而用兵於是西平陳漢跨有蜀川南定百粵北有荆襄
以及徐泗惟浙西張氏與我壤地相接屢擾我邊境誘
納我逋逃故興問罪之師淮東郡邑首先歸定抵拒者
加之以刑來降者寵之以爵遂命大將軍左相國徐達
副將軍平章常遇春總兵東入太湖是以湖州舊館守
援之將李司徒呂左丞等百有餘名精兵七萬餘衆節
次歸附復命浙東省右丞朱文忠統兵東北破桐廬克
富陽駐兵浙右杭州守臣平章潘原明差官送款以全

城聽命可謂識天時人事之俊傑有合予弔民伐罪之初意已勅征行將士凡府州城郭鄉村軍民之家秋毫無犯官府倉庫舊的有主封籍以待敢有浸漁以律論罪其潛平章等大小官員即我藩輔各安其職故兹令諭中外知悉

賜長興侯耿炳文鐵劵文　高皇帝

朕以武功定天下將多出鄉里皆竭忠效力此帝業所由成也咨爾炳文以英勇之資從朕渡江以來累立戰功坐戍長興軍肅民安時姑蘇未平爾獨堅守敵來臨

境能俘獲而斬之朕由是無東顧之憂及平浙西以功陞居督府征取中原從朕北巡分鎮陝右爾勲益茂朕甚嘉之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朕無以報爾是用加爾爵祿使爾子孫世世承襲朕本疎愚皆遵前代哲王之典禮兹與爾誓若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功於戲昔光武之興耿弇父子皆立功當時揚名後世而爾父子兄弟忠顯著于一門蓋有光于昔焉尚其篤爾忠貞加之恭慎以保令名訓及後嗣延于永世不亦美歟

辨王軫之父王升詔　洪武四年　　高皇帝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朕起草萊削羣雄攘夷狄安中國之務欲天下承平遐邇者諸郡官吏不畏法律之嚴奸弊叢興御史臺管勾宇文桂因事被閱囊中所藏書信百封盡取目之悉係浙右儒吏奬譽之言或是或非皆欲禍人中間亦有私托求進者嗚呼昔元之初得天下人材皆務實學故賢能由公道而進後元之失天下世俗皆尚虛名故贓私干權門而用朕多涉艱難備知此矣其立法未嘗不嚴而用法未嘗不審然贓吏貪婪如蠅

蚋之趨朽腐螻蟻之慕腥羶噫若是者豈非慈父失教於平日耶抑其子之不孝不聽父之訓耶今於百封書中得一善教其子者係浙右登科舉人王軫之父家書意望管勾宇文桂轉達平凉子之任所書未發朕偶獲見之書中語言諄切教以忠孝子之賢否雖未可知然薄俗中有善於爲人父者如此誰能出其右哉勸善懲惡移風易俗實有國之善治其令中書遣人齎朕詔諭往詣其家賜以白金百兩附子五枚川椒五斤絹十疋以旌其賢令有司除本戶雜役依舊應當里長其子與

不須再役

題趙希遠秋塘野禽圖　高皇帝

震澤迤南水浦瀰漫中有吳興一邑若帆舟而玩則四時皆天然圖畫使人心地無不快哉世善丹青者孰能脫象八年秋詣裝潢背所見吳興秋塘一卷寫翠樓枝枯荷昂頫蘆黃葦白鴛鴦足食于斯興趣幽微水禽順序於戲宜其然故上品之妙哉

遣布政使周幹等巡行應天八府察民利病勅　洪熙元年　昭皇帝

朕祗奉鴻圖君臨兆庶惓惓夙夜康濟為心而南方諸郡尤廑念慮誠以民衆地遠情難上通今特命爾等巡視應天鎮江常州蘇州松江湖州杭州嘉興八府其軍民安否何似何弊當去何利當建審求其故具以實聞爾等必公必勤毋徒苟應故事庶副朕憂憫元元之意

正德二年勑諭　　武皇帝

勑諭文武羣臣朕以幼冲嗣位惟賴廷臣輔弼匡其不逮豈意去歲奸臣王岳范亨徐智竊弄威福顛倒是非私與大學士劉健謝遷尚書韓文楊守隨張敷華林瀚

郎中李夢陽主事王守仁王綸孫槃黃昭檢討劉瑞給事中湯禮敬陳霆徐昂陶諧劉茝艾洪呂翀任惠李光翰戴銑徐蕃牧相徐暹張良弼葛嵩趙士賢御史陳琳貢安甫史良佐曹閔王弘任訥李熙王蕃葛浩陸崑張鳴鳳蕭乾元姚學禮黃昭道蔣欽薄彥徽潘鏜王良臣趙祐何天衢徐珏楊璋熊偉朱廷聲劉玉遞相交通彼此穿鑿曲意阿附遂成黨比或傷殘善類以變上心或變亂黑白以駭衆聽煽動浮言行用頗僻朕雖察審尚務優容後跡漸彰露彼各反側不安因自陳俯遂其休

致之情若自債則公譴謫之典其勅內未罪者吏部查令致仕毋使惡稔追悔難及夫人臣以忠敬爲本不聞以阿附爲榮朕不明言暴白羣臣何以知悉邇來朕一遵

祖宗成憲申明舊章除宿弊汰冗官欲臻治理爾文武羣臣尚惟清白一心恪恭乃職必以光明正大爲期必以黨比阿附爲戒且如張懋等凡遇會奏論列前無片言隨人符同輒聽詭計列銜而行朕皆爾釋以後毋蹈覆轍自貽累辱國有昭典朕不輕貸故諭

陳遷德清人陸崐歸安人

報恩經序 從沈貴妃請也　　肅皇帝

朕聞有孝經忠經者乃所以教人臣人子之所以當盡之道者也若夫孝者爲百善之首夫人生天地間必賴父資始母資生然後是身之爲有也至於成人而不思此身之所從來則有如孟子之言少艾愛子而於其親若與我不相關者甚至有視若仇讐者果何致哉蓋由於慾亂昏迷使方寸不明故也若夫聖人則未有不明其所明而不敢他爲本心既在他尚不敢爲安肯亡其親焉夫聖如舜終身慕其親亘古一人而已矣朕於是

益知孝不可不勉貽服因取道書一覩而見是經號所謂者亦甚可以感發人心不爲虛誕寂妄之說因命梓行以爲人子者覩是經味是言亦不至於下背而於親恩必由以思酬之敬哉是爲序

進封皇貴妃沈氏册文　見夏言集

制曰朕荷皇天丕眷紹　祖宗鴻業式閎昌祚祐啓厥家所賴宮闈協雍穆之風是以子孫衍衆多之慶矧關雎之化實首閨門而鷄鳴之賢有嘉內助允資匹德功懋承乾是宜典册增崇以示優寵咨爾貴妃沈氏毓懿

金相柔嘉玉度進御宸極忝妃位於星居揚休淑宮掖
文祥於潙汭六儀明廸式承見廟之榮九御用光茂著
宜家之美屬茲元序適霈渥恩特遣使進封爾爲皇貴
妃錫之册寶於戲名高羣御宜令譽於大庭分次龍軒
揚寵光於縟典爾其克敦敬戒益勵恭勤懋承錫美之
休嚋若褒嘉之命欽哉

沈貴妃誌誌　　　　　　翰林院

世廟莊順安榮貞靖皇貴妃　御誌妃姓沈氏南京欽
天監官籍父九鼎錦衣衛指揮母顔氏　妃於嘉靖十

年二月初七日選入　禁庭事我　皇祖恭勤懋著十年二月三十日　册封爲僖嬪十三年正月十五日進封爲宸妃十五年九月初九日　進封爲貴妃十九年正月初十日　進封爲　皇貴妃萬曆九年十月初九月以疾薨距其生正德十二年四月初二日子時惟妃德性溫和威儀敬愼我　皇祖重之眷遇特隆　今上追思　皇祖之意典禮有嘉茲復諡曰莊順安榮貞靖以薨之年十二月初七日葬于天壽山之原生榮死哀夫復何憾儒臣奉　命謹識幽宮用垂永世云

遣戶科右給事中楊文舉往江南賑濟勑萬曆十七年

皇帝

直隷浙江係財賦重地近該各撫按官奏報旱災異常小民饑困流離失所朕心惻然已該部議發太僕寺馬價及南京戶部銀各二十萬兩分給賑濟今特命爾前去南直隷應天蘇松等府及浙江杭嘉湖三府地方會同彼處撫按官查照被災輕重人戶多寡將前項銀兩通融分派仍慎選實心任事有司官員計口給賑務須放散如法使饑民各沾實惠不許任憑里書人等侵尅

胥支其應徵應停及改折等項錢糧仍與撫按官備細查理逐一示諭小民無使姦猾吏胥及糧長土豪通同作弊各該承委官員悉聽爾會同撫按官嚴加稽考遵照上中下定格分別薦奬論劾儻有無知惡少乘機嘯聚假名勸借公行搶奪甚至拒捕傷人者爾即會同撫按官遵照先次諭旨擒拿首惡審實一面梟示一面具奏若府州縣官有縱容隱匿者從實奏劾內開載未盡事宜聽爾斟酌奏請施行事完之日通將賑過州縣用過銀兩數目造冊奏繳爾受茲委任尤當持法奉公悉

心經畫務使惠溥人安以副朕軫恤小民至意如或遲延跡玩具文塞責罪有所歸爾其欽哉故勅

謝賜詔書銀絹椒藥表　　王升

洪武四年閏三月日布衣臣王升言伏蒙聖恩賜臣詔書幷銀絹椒藥謹上表稱謝者伏以聖明御極自慚無補於涓埃詔命臨門忽沐分霑於雨露輝生蓬蓽歡動鄉閭臣升誠惶誠恐稽首頓首欽惟　皇帝陛下德厚道高功崇業廣智勇天錫聖敬日躋任賢使能與堯舜之心同大賞功罰罪如天地之德無私端居九重之中

明見萬里之外伏念臣性資愚陋學術迂疎分甘老於山林名敢求於簪紱教子之義方之訓承恩忝科甲之榮大邑分符深佩選掄之重安書寄遠勉加忠孝之全俾恪守於廉勤庶少酧於知遇何冀上聞於天闕過承下逮於星軺白金光照於琴書黃絹春生於筐篚芳椒助養上藥扶衰豈期枯朽之餘遽拜駢蕃之賜征傜特免喜懼交臻臣升瞻仰清光鈞陶聖化心同犬馬願攄報効之誠景追桑榆欣覩太平之盛謹奉表稱謝以聞

送楊湖州序

劉夏

王者之取天下天心順於上人心應於下斯可以得天下矣十數年前彼君天下者其政治弊於不修四方豪傑並起百姓肝腦塗地當此之時紛紛紜紜似乎人衆可以勝天而天心亦爲之震蕩桯杌而不得底於寧謐也十數年後我 國家歷試諸艱大戰江湖決成敗之幾於兩陣之間已嘗試天心之所向背矣彼天心斷斷然不我釋也天旣不我釋天下億兆人心又安能釋我而他之乎然則天與之矣人與之矣猶有不來庭者我則起而取之矣於是考圖數貢以江南之大而浙右數

州之地近在肘腋尚爾未入版圖乃命將帥師先取湖州賴天心之眷顧已寄而人謀之協從斯藏甲兵府庫全城歸附　上見湖民之久在辱也又念湖民之新被兵也乃不得已輟近侍之臣往撫之用是中書左司郎中楊克明受　命出知湖州楊公通練沉敏諳於大體又不遺于細故湖之父兄耆老宜教其子弟曰自今以始服楊公之教令爲　上新民凡奢麗敝壞之俗不可爲也偷惰放肆之風不可有也其君子則豹變羽翼于聖朝其小人則革面耕鑿于田里今湖民無死傷之憂

有妻孥之樂爾但知民心鄉順之致然未必知天心之使爾然也故太守下車爲言爾之所不知者

按通紀　王師于丙午十一月下湖州則克明之命即在是冬矣此實我　明湖守之始賴篁墩文衡以傳 元衡

歸安縣重建溪光亭記　　范公棨

吳興爲郡僻處東南山水之秀以淸遠聞苕霅二溪源自天目分貫於城中交流蜿蜒一瀉二百里許而達於震澤四山環拱羅立光景冥瞞故昔人以水晶宮稱霅

水東過歸安縣治縣樓相直有亭巋然屹乎其前粵自宋開禧間邑宰鄭昭先創之揭名溪光以樂其勝厥後棟宇摧朽淪爲民廛殆有元丁卯邑長栢壽恢理舊址式建新之壬辰燬于兵龍集丙午浙西州郡悉附於朝吳興首以全城歸於是濠梁王侯仁卿來令是邑視政之餘披閱郡志凡有廢墜罔不興集顧瞻斯址徘徊久之因謀於僚佐曰邑有治所以昭政令之所也溪有亭所以彰遊息之地也縣治已葺斯亭寧無建乎於是鳩工聚材展夷厥址不浹旬而新亭落成儉不過質奢不

近倚簷楹欄檻宏敞洞豁奐然映于治署予惟世道搆屯兵甲浡用名勝之所勒爲茂草者什九爲治者日以轉輸供應爲急鞭赦徵賦爲事周旋恐弗逮奚克及是今王侯當多務蝟集之秋而餘力有以及此匪其才知過於人疇克若是哉公餘退食之暇二三寮宷徜徉吟玩於上俯視水光山影烟雲魚鳥澄淸泳飛之趣寓於心目雖面亞湖之勝不越是矣故仍以溪光命之且述其梗槩於石庶覩者之有徵焉是爲記

山齋記

王 蒙

義興王允岡甫卽其先壟之左結屋而名之曰山齋允岡以予同宗皆出於故宋秦王之裔蒙又得上交其祖父兄三世知允岡出處甚詳故求予言以記之嘗惟昔者宋太祖布衣時有義舅弟十人其長姓王諱審琦者官至太師賜鐵劵封秦王謚正懿五世孫諱淵者南渡時爲樞密官忠死苗劉之亂勅有司具禮葬于義興之紫雲山實允岡八世祖也故王氏世爲義興之著姓至允岡曾祖覺軒先生又能恢大其家以經史教詔子弟起家至蘭溪判官其子德齋先生樂淸先生咸有盛德

於鄉里樂清早世子爽齋以温恭靖懿之資籍祖父之澤留心典籍篤志鉛槧行以基其身學以文其辭生子二人長曰允同季則允剛也泝允剛而上數世皆享其積善之報富潤福澤好德康寧養生送死無復遺憾至允剛之身年未冠遭元季之亂王氏避兵盡室東行從其祖父兄盤遊吳中幾二十年繼而德齋卒於杭允同以畝畝之故爲妻族所累遠戍於邊允剛遂㸌然歸義與至則故里漫爲荊杞於是布衣草履櫛風冃雨率其童僕躬耕溪上披草萊而樹穄薙刈蒙容而運耒耜逭

乎有秋塲圃既登則東迎其雙親𥜥齋公及母夫人以歸爲酒醴以宴樂之甘毳滫瀡朝夕溫凊怡顔愉色以悅其心族宗鄉里皆稱其孝縣官以爲能署爲萬石長朝廷創設是役重其事而信其期苟一毫之不謹家破身喪比比皆是惟允罔甫夙夜勤懋孜孜奉公數年之間先期集事至於今日終免於戾於是渺然深思其先世之丘壟自樞密公葬於紫雲其子孫盡葬梅林梅林在義興之東南紫雲在義興之西相去六七十里銅官離墨特立于其中層巒叠巘穹崖鉅壑不可勝數紫

雲之西則有善權緜亘乎溧陽諸峰梅林之東則有靈常委蛇曼衍於香蘭諸山而瀕具區之巨浸矣山川之涵蓄發秀乎紫雲而鍾奇於梅林林然亂久荒弊非追遠之道也乃即其所而建屋焉扁曰山齋既以名屋又以自號其意固可測矣夫穹然而高大者山也下振黃壤上摩層霄松栢梗楠之所生金錫砮丹之所産烟雲雨霧之所鬱勃而龍蛇虎豹仙靈之所都也長林豐草可以棲遲清泉白石可以漱礪故幽人曠士樂居之孔子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智者動仁者靜智者樂仁者壽

則非獨幽人曠士之所樂仁智之士固且樂之非獨樂之又得其靜且壽焉君子之動靜語默必内合於理外周於事非苟然也余又亟思允岡之所自號其理益深矣乾坤生六子少男爲艮其象爲山其理爲止而光明允岡甫之謂乎允岡蕺齋之幼子也父名之曰仁其樂山之謂乎自泰王至於允岡凡十三世譬如高山峻嶺原委起伏其來遠矣必有險也爲[illegible]磴爲峻坂必有困也爲叢薄爲危石君子處之無[illegible]心焉耳巳彖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以言君子歷

險而後有爲也其攝事也恭勤縝栗無職外之思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故能免其險艱而無咎也材木衆寳之所聚也巖峒源泉之所遂也顧且棲遲而止於是非惟止其身又當止其心忠孝慈儉允罔之所以止其心也巖岫崆峒允罔之所以止其身也上以承祖考之澤下以遺子孫之祜所以奕世光明而無窮也仲尼曰人不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惟其能止衆止此止之義也昔者郭忠恕學於程子程子示以易之艮卦曰艮止也學道之要無出於此立身行道皆自止始忠

恕遂牓其室曰兼山廼知允岡之意脗合古人非徒爲登眺遨遊而已也黃鶴山中人王蒙故歷叙而記之

冰檗禪師像讚　王蒙

心生心滅種種法種種法隨生滅心若人能了生滅心種種法中無有法無心無法無縛脫亦無有無及分別無煩惱苦集滅道惟卽與非無所著地獄天宮皆淨土有性無性齊成佛放無量光照十方此是如來大圓覺天眞手提金剛劒劃破疑雲震法雷大音徧作獅子吼龍象讐伏魔精摧傳叙稱揚及偈頌悉爲隨順淸靜諦

若言天眞說法者此乃誹謗非眞實道人自是門庭別

蘿戶松牕總奇絕時將無心拈似人笑指寒潭印秋月

贈雲中溫祥卿詩序　　宋濂

夫實者名之賓也故有其實名則從之譬之於物必能淵之利然後可以判彫必瓚槃之貴然後可以祼廟必鞞琫之華然後可以[illegible]反是則鉛刀絕乎頓陶由近乎蘗燕石芒乎其[illegible]矣豈非實不足於名哉若雲中溫君祥卿其殆名實相符者乎祥卿將家子久寓茗雪間陰陽權謀技巧勢[illegible][illegible]百常[illegible]習之未及有所

試而兵甲滿東南矣祥卿徘徊顧瞻擇主而售聞我尉
國公親秉節鉞開國江左德懷威讋霆行雨滋竟挈妻
孥來依焉時耿將軍戍長興祥卿道出其間一見語合
即留以贊軍事長興正控敵境春水方生輙集衆侵我
邊陲祥卿每佐將軍擣退之去年之冬復大舉圍城數
重祥卿謂將軍曰敵勢方熾宜出奇以制勝於是稽占
步審孤旺貳死士環栅而坐即有犯者從其隙前之老
弱循埤而行順風鼓灰灰迷目不能仰視間竭力來壅
濠隨疏矢石亂下如雨死傷無算如此凡一月彼方再

討來攻自以爲必勝而吾所以應之者智益深謀益神

迺大駭不敢近時將卷甲而還士卒鼓譟而出殺獲甚

衆積如丘山人皆曰斯役也固將軍之功而祥卿出奇

制勝之能不可誣也予嘗與祥卿接其容和其辭良其

行粹其見諸猷爲乃能烜著若是非所謂有其實者名

則從之也耶嗟夫世降俗薄白面書生以時方用兵競

摽竊武經之緊揚眉而談抵掌而議曰我善爲六花陣

我逵星式雷經我洞明軍軌兵鈐渠答距堙之制王應

而金宜鑫起而泉湧似無不可爲者試使提一旅之卒

輙顛倒失措頗有類趙信庵之客者此無他鉛刀也胸凷也燕石也其視龍淵璜槃鞞琫之美果何如哉皆見棄於祥卿者也然而志不可盈功不可盡祥卿益思竭迺心力展迺秘策爲東南之長城則忠武又不得專美於先矣　都督朱公嘉祥卿勞烈寵禮甚至延賓館與之談兵者浹旬於其還也請予以文贈之不敢辭復系之以詩曰長興實扼苕霅衝積鐵爲城雉堞雄中有十萬八札弓繡旗翻春暈晴空人如貔貅馬游龍澎湃儼若雷霆吞彼何人斯敢不恭薄我城下𣵀營蜂雲中

老仙洑點𪉍手麾羽扇分衙縱圓方刋形法九宮五神六甲孰吉凶金鷄玉狗有路通伏柵坐射疾若風礮火星流日爲紅横屍十里膏灌叢斧螗蜂蝟盡滅蹤縹帛加牲寵賚隆太史有職載筆形定見特書昭駿功

內都督朱公乃　高皇帝未即天位之號也讀此文則長興首先歸附而薛卿守城克敵之大略可見矣

黃文獻公集序

宋　濂

天地之氣日新而無窮文辭亦與之無窮葢其升降翕張俯仰變化皆一神之所爲神也者形之而弗竭用之

而彌張氣之樞文之所関也成周而上六藝與焉禮不同乎春秋春秋不同乎詩詩不同乎書書不同乎易成周以下諸家言雖不能如經亦各以所學鳴龍門則異於河汾河汾則異於昌黎昌黎則異於廬陵廬陵則異於伊洛夫豈欲騁異哉文與氣資神以生其勢則然也近代自寶慶之後文弊滋極唯陳腐之言是襲前人未發者則不能啓一喙精魄淪亡氣局荒靡澌焉如弱卉之汎緒風文果何在乎逮入國朝羣工畣出剗華而践樸華㵾以趨眞爛然五色之文照耀於天下治至先生

號爲極盛先生之所學雖其本根則師羣經揚其波瀾則友遷固沉浸之久超然有會於心嘗自誦曰文辭各載夫學術者也吾敢爲苟同乎無悖先聖人斯可矣故其形諸撰述委蛇曲折必鬯所欲言出用於時則由進士第教成均典儒臺直禁林侍講經幃以文字爲職業者殆三十年精明俊朗雄蓋一世可謂大雅彬彬者矣今之論者徒知先生之文清圓切密動中法度如孫吳用兵神出鬼沒而部伍整然不亂至先生之獨得者又焉能察其端倪哉於瀸蹄涔之水其流不能尋尺通河

巨海則涵浴日月一朝而萬變壯鼓之聲其聞弗及百武迅風驚霆則振撼萬物衡縱下上無幽而不被此無他神與不神也文辭之出與天地之氣相爲無窮柰何不河海風霆之若而覼覼𨂂涔土鼓間果誰之過也上而六藝下而諸家言所倡雖有大小之殊其生色之融液至今猶津津然是誠何道哉學者尚以是而求先生也先生甍後之五年家藏日損齋藁共二十五卷縣大夫胡君惟信恐其湮沒亟取鋟梓以傳謂濂嘗從先生學俾爲之序濂也不敏何足以知先生追念曩昔侍几

杖華川之上先生酒微酣歷論文辭原乎學術每至數百言自顧於道無聞溺志汗漫無根之域不足上承明訓方將刻厲剔去陳腐以振華英而九原不可作矣俯仰今古能無慼乎姑誦所聞以書於篇端若先生所以擅一代之盛者則不待序而後見也先生諱溍字晉卿姓黃氏發之義烏人其官序行業具見臨川危公所撰神道碑銘茲不著

筆記序　宋濂

世之爲士者貴於立言然言不可以徒立也必依乎經

史而爲之辨證雖或未遑竭其終始而具釋全書所以發越其光晶而疏通其壅塞者其爲來學貓疑辨惑之助而功不旣多矣乎漢魏以來藝文之流伸其獨見而成一家言者亡慮數百原其所志亦未必不由於斯道也柰何俗學紛紜而莫之有定騖高遠者宗恍惚而談玄虛尚靡麗者騁浮辭而矜縟製譬諸金貝珊瑚木難火齊可珍之物出橐而紛葩升槃而回縈非不燁燁可覩也然而寒焉不足爲之衣饑焉弗能爲之食求其若菽粟布帛之濟於用者曾何如哉嗚乎弊也久矣金華

侍講黃公澑以文辭冠於一代藏諸金匱勒於樂石所
以播厥中外𥝠又出其緒餘隨筆志之號曰日損齋筆
記凡經史奧旨昧者顯之譌者訂之辭雖優柔不迫而
難決之疑以蔽之惑皆渙然而氷釋其據孔氏之傳而
以八卦爲河圖辨僧瑩之妄而知熈陵爲仁君此尤超
然自得之見揆之於用殆猶布之與帛菽之與粟者歟
其異可珍之物各雖貴而實有不足者歟非攬之於至
博而約之於至精者不可以與於此昔者宋景文公祁
嘗著筆記一編以釋俗考古雜說析爲三門而上虞李

術指其瑕疵者七條近代紫陽方公回亦著筆記一百六十餘條而河南張恒時斥其非二公素稱該洽而其所失有如斯者此無他博焉而不及精之故也嗚呼必若公之此書然後庶幾無遺憾哉所可惜者公之胸中所存宜不止此而耄年之加尼於求文者之膠葛竟不能有以盡筆之也雖然味滄海者一滴而知醎采鄧林者一章而知材苟能因公之所嘗言而推見其所不言斯可謂善學者已濂從公游者最久既受此編以歸迺私序卷端寘諸篋衍而擇善學授焉

愚齋集序　宋濂

愚齋集二十卷吳興林靜氏所著也初靜之系出艾軒文節公世多聞人至曾祖秉以武舉入官爲宋馬步水軍都統制祖友信仕元官至宣武將軍湖州路湖砲翼上千戶所管軍總管父德驥襲其職俱讀書知文及生靜俊爽異常髫齔之時即解綴篇章有外氏趙文敏公家法郡二千石欲以奇童薦父拒之靜知文意欲爲名世儒益研窮九經百氏之書雖老釋玄詮秘典悉撥其芳潤由是問學如川之增若黃文獻公晉卿宇文先生

子貞皆延譽之遂用御史辟署安定書院山長辭不赴而元運亦衰矣今觀集中所著文則豐腴雅馴詩則藻麗典則誠無媿于作者求諸倫輩中不多遇也嗚呼爲人子孫者毅然能以文易武有聲動人所謂能亢其宗者非邪近愈篤志濂洛關閩之學寤寐不忘則其明體適用又有出于詩文之外者其所至未易測也靜嘗從予遊予嘉之故褒之褒之乃所以勉之也靜字子山愚齋其自號云

贈定巖上人入東序

宋濂

大雄氏之道洪纖悉備上覆下載如彼霄壤無含生之弗攝也東升西降如彼日月無昏衢之不照也弘敷固假于教儀妙悟須資于禪定所以銷融其粗濁振拔其精明降伏其塵勞躋登其實際非知力之所强必頓覺而後成蓋亦戛戛乎其難矣爲其學者當究厥誠一法不立而日用熾然六入本空而眞機獨露雖有所證未能自信於是遠訪師資以求印可利鋒相觸雨雹爲之交馳疑網既袪星月爲之朗耀非具大慧充大量要不足以與于斯也定巖戒師吳興士族積菩提之因勵精

進之學美譽流于四方純行信乎四衆且以見聞未溥

踐履或礙泛東大洋海而覩古佛顯化之跡登天台靈

岩而詢應眞示現之方波濤舂撞皆談苦空林木葱蒨

各彰實相此其立志甚不小也嗟夫世道旣降正法不

傳辭章之錦繡足以移易其性情勢位之肥甘足以斵

喪其智慧雖方袍而圓頂或塵容而俗狀滔滔不返可

勝歎哉有如定巖專心爲道如孤雲野鶴弗爲世氛之

所染如崇蘭幽芷弗爲無人而不芳寧不爲君子之所

取乎所謂充大量具大慧者異日當于定巖徵之也定

巖之還也且過南潯省親身居桑門心存孝道大雄氏所說大報恩七篇皆言由孝而極其業定巖又能行之矣則其所可取豈直前所云云哉會余詞林請書首簡顧文通之叢沓兼羈思之繽紛筆無停思語多未醇同志之士删而正之可也

送趙彦亨之官和陽序并詩　　宋濂

吳興趙君彦亨魏國文敏公從孫也通周易至正乙巳試藝江浙鄉闈獲與薦送值元政物遂退隱林壑國朝文治大興濠梁侯公彦良以中書參知政事出守吳興

力舉教授郡庠彥亨以養親辭侯公移鎮山東已而入覲以爲彥亨之材誠不能多致復言於銓曹遂爲楚府紀善久之調同知和州事將行予酌酒謂之曰彥亨以故家文獻自藩府出佐方州有民人社稷之重蚤夜宜孳孳自厲有不待予言其欲言者自識彥亨已數月矣因纂修國史之冗凡四聖傳心之秘諸家異同之辨欲求彥亨發之卒未能得而彥亨以別告嗚呼古語有云爲政易而講學難予於彥亨又烏可已於辭乎序而詩之情在其中矣詩曰倬彼魏公文獻之家經畬秋實藝

兆春華旣質以麗復豔而葩遺澤所被英名載加弓治
有傳詩禮與問匪資竹素盡策文勛加提鍵絜去銜中
軍勇蓋萬夫氣摩青雲賢書得貢淡墨新題材評龍虎
星應璧奎理將奮迅事或不齊海桑變幻岩宂幽棲大
明麗天萬國咸臣蒐羅智哲逮及隱淪上名楚邸接跡
朝紳無善不紀有道必陳瞻茲和陽瀕于大江　帝鉞
刋竝天威孔揚旣混寰區視此沛豐建侯擇佐維俊及
艮竭子素蘊攄于遠猷煦嫗民隱霆承天休薄言我私
起與子謀十翼多與九師焉求子今有行孰析其精別

裾徒牽離觴重傾泱泱中流搖搖去旌瞻望弗及實勞我情

冲默齋記

宋濂

保寧禪師以冲默號其齋居來徵予記予按字書冲者虛也默者靜也即佛氏空寂之義也惟其冲也故默則冲爲體而默爲用惟其默也故冲則默爲本而冲爲末二者之理恒若相因未有默而不冲冲而不原於默者也夫太虛寥廓從横自如陽運陰行真宰不動此兩間之冲默也自無生有從有入無外雖紛紜中實有定此

萬象之冲默也靈光洞然出入無礙諸緣自忘大用常寂此一心之冲默也我念不生法從何起生滅本空而況於法此諸法之冲默也冲默之義大矣哉嗚呼有情之類亦云夥矣奈何營營逐妄擾擾迷真竭晝夜而實其所無反覆膠滯不求脫離是不知有冲者也風性所激運轉不停欻焉凝氷倏焉焦火十二時中無一息少寧是不知有默者也非大覺真人出而救之將何所底止乎然而妙明真性不涉三際元自冲虛本由默靜無所不容無所不具固無所不容故萬有歷然而未嘗有

窒於虛因無所不具故群動森然而未嘗有離於靜靜固非動動亦靜也虛固非實實亦虛也冲乎默乎其造道之樞要乎彼李伯陽所謂致虛極守靜篤者若近乎冲默而洪乎有爲也韋應物所謂隱拙在冲默者欲藉是處世以保冲爲冲寡言爲默者也而非其至者也然則何以爲至乎必也入不二之門而後眞知默也冥知默者則無所事乎冲也禪師汲汲求法者也嘗揭冲默以自勵故爲略疏體用本末而言之然亦未嘗有所言也禪師名覺慧字敏機吳興人出世嘉興之祥符近從

四輩之請分座說法於天界寺彝主寶寧禪剎葢有志之士也

玄武石記　　宋濂

吳興林君静嘗道家言事玄武神尤謹一旦出游虎林道逢羽客髽髻而方瞳揖林君曰吾與子生同里何遽忘之邪問其里居姓名笑而不答强之則曰李自然也家鼇峰之紫陽菴言訖飄然而逝未幾夜夢羽客持龜與蛇施施而來謂林君曰予能徃鼇峰乎吾遲子矣林君與之翼日遂行既至逢龜蛇出洞中已而不見林君

因斷地獲石類鳧卵圓且黝滌而視之玄武神黃帕首按劍坐雲中龜蛇在下衣袂翩翩如淡金色背文外爲墨綠其內正白別有墨龜昂首行蛇絡之所現之像毫末備悉雖善繪者不是過也林君獲之謹曰此吾之玄徵亟徙菴中覔羽客無有也乃懷石以歸畫成二圖徵余爲之記余聞天地之運二氣絪縕自色自形其變孔神惟其孔神凡人心思之所能及者物具有焉且玄武之稱見于禮經其爲軍陳以象天也𤣥玄黑也北方之色也武龜蛇鱗甲之象也取其能禦侮也未聞有所謂

神也迨于宋初避聖祖諱始易玄爲眞其名眞武以爲神乎按劍而足躡龜蛇殆起於道家傅會之說乎其傅會固也何爲圓石之中果有顯像之異乎夫石與天地俱生而傳會者後代也又何爲乎脗合無毫髮之爽乎將神變不可測者偶與之合乎抑事之未見已兆於先乎不特此也梓潼之有神亦非古也天曆中有官於麗水者曰韓氏亦獲玄石石文有神戴席帽乘白騾揚鞭而行一蒼頭後從其與林君所獲無大相遠者不知果何爲而然乎豈理之常者可以推理之變者誠不可致

詰乎人心至靈一念之感其小者草木或無根而生華其大者日星或退舍而見異況天地間之神出有入無坱圠紛紜又何所不有乎欲狥小夫之末智而致疑於造化之所爲可不可乎今林君之爲人沉潛而有守而事玄武神又甚謹其必有所感而致於斯乎所謂同里及李自然云者蓋示萬物之理同出於自然知同出於自然則大道可致大道可致則神當在林君之心而不在於石矣林君勉乎哉林君勉乎哉林君字子山靜其名也以瑶臺玄史爲之號博學邃文詞見羽客以洪武

元年八月二十五日入夢則是月之晦獲石乃九月之朔云

渤泥入貢記　宋濂

濂承　旨禁林日福建行省都事沈秩來謁曰洪武三年秋八月秩與監察御史張敬之等奉　詔往諭渤泥國冬十月由泉南入海四年春三月乙酉朔達闍婆又踰月始至其國國王馬合謨沙僻處海中倨傲無人臣禮秩令譯人通言曰　皇帝撫有四海日月所照霜露所隊無不奉表稱臣渤泥以彈丸之地乃欲抗　天威

邪王大悟舉手加額曰　皇帝爲天下主卽吾之君父安敢云抗𢶡卽折之日王旣知君父之尊爲臣子者柰何不敬亟撤王座而更設𦾔几實　詔書其上命王帥官屬列拜于庭秩奉　詔並宣之王俯伏以聽成禮而退明日王辭曰近者蘇祿起兵來侵子女玉帛盡爲所掠必俟三年後國事稍紓造舟入貢爾秩曰　皇帝登大寶已有年矣四夷之國東則日本高麗南則交趾占城闍婆西則吐蕃北則蒙古諸部落使者接踵于道王卽行已晚何謂三年王曰地瘠民貧愧無奇珍以獻故

將遲遲爾非有他也秩曰　皇帝富有四海豈有所求於王但欲王之稱藩一示無外爾王曰容與相臣圖之又明日其相王宗恕來曰使者之言良是請以五月五日成行闍婆有人間王曰蘇祿來攻王帥師却之今聞歸誠中國無我闍婆矣王惑之秩復走見王王辭以疾秩大言謂宗恕曰爾謂闍婆非中國臣邪闍婆尚稱臣於爾國乎何有使者朝還天兵且夕至雖欲噬臍悔可及乎宗恕悚然曰敬聞命矣乃入白王王大會其屬共議遣亦思麻逸等四人入朝隨齎王以金佩刀吉貝布

為贈秩毅然辭之王顧近侍曰中國使者廉潔乃如是
邪闍婆來人誅索無厭況强之而不受邪爾曹宜效
之秩以涉海萬里不可以無紀乃與敬之各賦一詩王
大悅書于板中懸之既與王別舟行至海口王又惑左
右言令人與亦思麻逸曰使者不受刀布爾等必不還
矣秩恐王不渝復走王所反覆譬曉之王曰使者之言
如此予中心釋然矣王舉酒爲別酹地祝曰願使者蚤
還中國願亦思麻逸蚤歸敝邦秋八月十五日還京師
十六日以亦思麻逸等入　見錫宴於會同館已而逍

歸寵賚其王甚厚云其所貢物鶴頂生玳瑁大片龍腦
米龍腦黃蠟降真諸香其表用金刻番書彷彿如回鶻
青其文鄙陋不足觀二皇太子牋用銀牋文與表相類
其地炎熱多風雨無城郭樹木栅為國王之所居若樓
覆以貝多葉王綰髻裸跣腰纏花布無輿馬出入徒行
城中人不滿三千家多業漁剪髮齊額婦人衣短衫僅
蔽胸背腰繫花布散髮跣足其物產只吉貝黃蠟降真
龜筒玳瑁檳椰煑海為鹽瀝椰漿為酒無稻麥捕生魚
鰕蟹食之兼食沙糊沙糊者取樹實為漿澄漉膩如粉

食之能不饑食無器皿以竹編貝多葉爲之食畢則棄之番書無筆札以刀刻貝多葉行之事佛甚嚴以五月十三日爲節國人亦於是日作佛事若有燕饗則刲羊豕雞鵝鳴鼓擊鈸以爲樂此其大凡也先生職在太史願爲詳紀之以昭　聖化所被之盛濂聞渤泥在西南大海中所統一十四州去闍婆四十五日程去占城與摩逸各三十日程去三佛齊四十日程歷代未嘗朝貢故史籍不載至宋太平興國二年其王向打始因商人蒲盧歇遣使弩使副蒲亞利判官哥心等齎表來貢元

豐五年二月其王錫理麻咭復遣使如前日後輒不聞元有國百餘年亦不復至方今　聖人在上威德之所被無遠不屆　璽書一頒輒稽首臣順稽之往古尤謂過之至若秩等奉宣　德音辭令所加足以讋服其心亦可謂不辱　君命者矣其事宜書以俟他時修國史者采焉秩字仲庸湖之烏程人敏之字某某州人二人協心謀慮無役不偕故卒能成功云

題積善堂記後

宋濂

爲善而至於君子人之所能必也爲君子而富貴且有

後非人之所能必也世之人不爲其所可必而妄意於其所難必修于身者無成則委之如當然望于天者不獲則怨且疑以理爲不足信其惑不亦甚乎人之宜爲君子而不可爲小人出於性分之固有非爲利達而爲之也使慕利達而爲善其心已陷於小人之歸尚何暇天道之怨哉予觀顯融於世者多昔者質厚敦朴之士之子孫蓋斯人之爲善出於天性而未嘗卹外物之歆慕故有以合乎君子而得天道之佑非偶然也前翰林直學士素庵徐公以積善名其堂以昭其祖考之善而

推其福祿之所自且以勉其後之人夫徐公之顯由前人之積則夫後人之所憑藉者豈不在公之所爲乎公之爲人其文章爲世用姑未暇論而其御下寬然有容持身甚謹衆咸服之以爲君子而不自以爲才是宜爲天道之所佑者也尚於其嗣人徵之

徐公名養素德清人其裔居松陵

題山房清思圖 畫萱草蘭蕙竹石松梅爲一卷　　宋濂

趙魏公以藝文名天下及用篆籀法施於繪事凡山水士女花竹翎毛木石馬牛之屬亦入妙品修道先生云

廣長三萬里上下二百年惟公一人爾信然保寧慧禪師以山房清思圖相示遂書而歸之

題錢舜舉應眞圖　宋濂

錢舜舉所貌應眞渡水圖備極情態此畫史恒事爾或者妄謂應眞實然則過矣觀者當具金剛眼而弗爲紙墨所惑可也

趙子昂像贊　宋濂

文運中微頹波日靡公起東南作天一柱天人之表帝王之孫麟遊鳳翔珠明璧温歷試中外遂居禁密其咎

之升與日同出彼憸邪者腐鼠敗豚何能病公臭穢自開三百年間西東萬里雄鳴一代如公者幾公貌如玉公文如金變化莫測照耀古今

般若松贊有序　　宋濂

千岩大師於元泰定之冬度壽江而來憩止烏傷伏龍山山有龍壽寺廢基大師遂縛庵以居手植一松庵前誓曰此地般若當興吾松其茂乎自時厥後大師之道盛行遂化瓦礫之區為伽藍松亦寖長析為二幹詰曲糾蟠如虬龍夭矯勢欲飛動至正丁酉春

南枝忽悴其夏大師示寂嗚呼松雖植物其有知與

衰死生之意者哉後植松五十一年爲　國朝洪武

丁巳住山龍門海公同大師之上首艮杞請吳興林

君子山繪畫成圖求濂命名濂因稽大師之言以般

若號之且爲之贊大師諱元長會稽人贊曰

大師東來化導有情靑松手植用表眞乘覩爾榮悴以

占廢興有聲四達播德維馨爲法來者霧滃雲蒸樓閣

須現儼如化城松亦有知森勁摩㝠夭矯欲奮虬龍騫

騰孰謂卉木本乎無情有感斯應一出乎誠惟誠之至

通神致靈曷爾能象慎毋敢攖視松如師是儀是刑天高月白風度成聲恍如演法誨言初聆太史作贊勒於岩扃百世之下庶幾可徵

大慈山虎跑泉銘　　宋濂

虎跑泉在杭之大慈山廣福定慧禪院距城南十里而近唐元和十四年性空大師來遊茲山樂其靈氣鬱盤縛庵其中尋以無水將他之忽有神人言曰自師之來我等邀惠者甚大柰何棄去南嶽童子泉當遣二虎來移師無患也翼日果見二虎以爪跑山出泉甘冽勝常

大師因留止建立伽藍蘇文忠公守杭日爲之賦詩有虎移泉眼趂行脚之句葢紀實也大師諱寰中蒲坂盧氏子得法於百丈游一時龍象如臨濟玄趙州諗南泉願岩頭奯雪峰存咸來咨叩道要則其德服鬼神彰灼靈異有不難致者嗚呼拔劍刺山水爲之湧折腰拜井泉乃仰流武夫健將一誠之所格尚若此况大師心悟無際者乎洪武戊午冬十有一月灤朝京師道經山下今主僧定巖有道之士也亟要灤觀泉且被法衣率其徒同舉梵呪久之泉㵎沸而出若聯珠然已而微作湧

勢瀨心異之定巖遂來謁銘銘曰

天一所形厥質乃凝潛行重淵與氣俱升至人來居地不愛寶誰信清冷生於虎爪山后川君與道爲謀肯私一勺不師之留師既留止化泉爲雨式沛且滂潤于千里幻此荒墟遂成寶坊羣生依之爲正法幢命世大才猶能類象來游來咨如山答響代祀雖邈聲華弗虧至今草木尚被餘輝我於世緣逢觸輙礙泉特相知獻萬珠琲擾擾征驂風埃瀰瀰有素者衣化而爲緇願挹寸波如習禪定洗滌根塵一時清淨

李大猷傳

宋濂

李顯證字大猷姑孰人父深肥遯山林以書詩爲教自號靜軒母陶氏無嗣晝夜禱於觀自在[illegible]夜夢一比丘尼乘白鹿車抱嬰兒授之曰此福慧兒也善視之既而有娠生未逾月兒忽身熱如火不進乳脯方以爲憂復夢前比丘尼持栗數顆嚼食之夢覺兒汗如雨遂瘳年四歲嬉戲父膝下因授以記姓書兒曰此有何義讀之將奚爲父大驚更以孝經一誦即能闇記稍長益駿發異常父嘗手書首楞嚴圓覺二經遂叅取讀之力白父

母學佛於城南頓覺蘭若祝髮受具戒制今名願證走大石山中與僧法秀游秀有高行願證期取法焉久之杖錫來南京謁淨覺師於天界禪林師見其俊邁命為侍者謂之曰子才銳甚宜留意文學他日期子弘宗扶教也於是獨坐一室竺墳釋典無不研窮之著為文辭森然有奇氣一時名公鉅卿皆愛敬之與其相倡酬師尋命掌書記洪武戊申出世嘉興水西寺庚戌遷吳興之道場未幾退居武康山中著觀幻子內外篇以合儒釋一貫之妙其內篇曰釋教其目十則宗本教迹會源

非即必悟示證曷志古今不昧寂動也外篇曰循本其目如釋教之數則性上性中性下人物道述克已至樂言命爲已學方也曰適治其目如循本之數則禮樂封建井田兵問用刑尚德儒吏經權三尚圖象也曰史論其目如適治之數而逾其三則宋襄儀秦泰漢文武儒老魏吳漢晉虛玄梁上梁下隋唐後周也皆辟厲前人其光燁燁不可襲秘聲名突起搢紳間癸丑之冬願證還天界濂時侍　皇上升武樓遥望禪林顧濂曰其中有良僧乎濂對曰近有二僧從吳越中來皆能文辭

上曰其名謂何濂對曰一則願證一則證傳　上曰試取覩之濂因進證傳文一編　上親覽終卷曰是或儒者之所不及復問願證所著濂對曰太常丞張丁家有往復論性書遂遣中官召丁携書至　上復覽如前喜曰論議甚高其識中錚錚者乎明日　召見謹身殿慰勞備至　勅吏部皆除應奉翰林文字賜第太平門及妻妾各二凡日用百需之物無不周復命中秘給書籍令閉門習讀三月俟髮長勝冠然後涖職後三月願證有疾　上意其沉鬱多痰賜藥吐之疾稍减已而復劇

中使問疾者絡繹于道竟不起病將革時唯仰首言曰死則死所可憾者受　上之深恩不能報爾遂口授其友草謝表表未終而逝　上夜夢顧證來謝服大布寬衣巾稍欹叩其家人服色正同因移棺撼巾不正　上尤嗟異焉時洪武甲寅春二月也壽三十七云

史官曰昔在宋時仲靈嵩師鐔津李氏子也每夜戴觀自在像誦其號十萬乃寢自是間章句不學而能遂作原教論明儒釋一貫以抗諸儒之說韓魏公琦歐陽公修皆尊禮之今顧證亦李氏子其母亦累禱觀音而生

亦博極羣書亦著爲論說以明儒釋之道亦異矣哉豈弘宗扶教代當有其人歟濂固不敢謂顧證之如仲靈也其志之所存抑果有不同者歟然仲靈進正宗記僅得仁宗賜紫方袍及明教之號願證則屢被龍光親拔爲王官使其得壽則道行于時澤兼被于烝黎不特如仲靈專輔本教而已木方榮而風折之悲夫濂與願證交愛才之念不下於韓歐二公弗忍其名不傳也故徇全室泐公之請具著其事於篇

元莫月鼎傳碑　　宋濂

莫月鼎諱起炎湖州月河谿人高祖儔宋政和壬辰進士第一祖慶父濛連起爲顯官月鼎生而秀朗肌膚如玉雪雙目有光射人習科舉業三試於有司不利乃絕去世故從事於禪觀之學脇不沾席者數年已而着道士服更名洞乙自號爲月鼎入青城山丈人觀見徐無極受五雷之法又聞南豐有鄒鐵壁者得王侍宸斬勘雷書秘不傳乃亟往來委身童隸事之會鄒病革將遣去月鼎拜且泣具以實告鄒驚歎即以其書相授於是月鼎召雷雨破鬼兕動與天合雖嬉笑怒罵皆若有神

物從之者寶祐戊午浙河東大旱馬廷鸞方守紹興迎致月鼎月鼎建壇場瞑目按劍呼雷神役之俄天地晦冥震霆一聲大雨傾注穆陵聞之賜詩一章謂其爲神仙云元世祖至元巳丑遣御史中丞崔彧求異人江南物色獲之見帝於灤京內殿帝詔近侍持果殽觴之時天氣爽霽帝曰可聞雷否月鼎對曰可即取胡桃擲地雷應聲而發震撼殿廷帝爲之改容復命請雨雨立至如紹興時帝大悅賜以內府金繒月鼎碎截之以濟寒窶者帝疑其物微因盛有所賚亦不受尋有旨俾掌道

教事月鼎以年耄辭遂給驛南旋益放於酒無日不醉
醉輒白眼望天陰颸脩脩起衣袖間嘗與客飲西湖舟
中當赤日如火客請假片雲覆之月鼎笑拾果殼浮觴
面頃之雲自湖畔起翳于日下番釐觀道士中秋方會
飲觴既舉有雲蔽月久不解月鼎時寓觀中道士知其
所為急召眞筵端且謝過月鼎以手指之雲淨如洗山
氓為鬼物所憑狂蕩不可制遍索月鼎不值忽遇諸酒
肆月鼎大罵含酒噀之暨歸物怪已息賣餅師積餅于
簏時被物竊去月鼎召雷轟雲中斬猢猻首投于前市

魁娶婦道爲白猿精所攝抵門但空車焉月鼎禹步如有指麾狀狂飈遽作飄婦還舍問之婦云方在北高峰不知何以至此也月鼎陽狂避世不妄與人接然頗閔病疢者有來告急或以蟹中黃篆符與之或摘草木葉噓氣授之無不立愈者故咸以眞官稱眞官謂其能主地上鬼神其靈異之跡士大夫多言之不能盡載歲庚寅屬其徒王繼華曰明年正月廿又三日將化於汝家及期瞑目而坐繼華問身後事月鼎搖手曰俟五事傳可也夜將半風雲雷電雨交作月鼎索筆書偈泊然而

逝壽六十九繼華奉遺蛻瘞于蘇之長洲陳公鄉去丹霞道院三里而近月鼎所受侍宸諸書寶祕一如鄒不輕授人唯繼華及無涯潘氏得其傳餘有求者隨其器小大淺深自擬符篆與之亦多驗繼華授張善淵善淵授步宗浩宗浩授周玄眞皆解狎雷致雨雲而玄眞尤號偉特若行醮法能使羣鶴遶翔壇上云

史官曰魯陽援戈而麾日退三舍鄒衍仰天而嘆六月降霜夫以匹夫之微精神所格而天且應之況葆眞之士乎所謂葆眞之士其慮冲其志靜虛其神凝以全故

其一語默一吸嘘誠可嘯呼麾斥鞭笞魑魅於指顧之間矣嗚呼此術然也則夫有事周孔之學以致中和之功者其應神速又爲何如哉泰天地而妙萬物固宜有在也世之人胡不爾思隨物變遷至與人道弗類其可悲也夫抑亦可慨也夫予總修元史已類月鼎入釋老傳或以爲涉於怪神止之然余心竊有感也復别書之以示玄學者

獅子山徐將軍廟碑　　宋濂

帝王受天命而興嘿運玄化施陽歛陰日月爲之却行

山嶽為之震疊川君水伯咸聽其命令而效職獻勞理勢則然也今　皇帝之都金陵伐亂討逆遣將出師旌旄所向鉦鼓所戒巨城大邑無不降順時則有若徐將軍者亦著神功將軍烏程人晉時行賈江淮間道廬之巢湖溺死死而為神巢民奉之甚謹　上初渡江諸將多祀神舟中所向克捷或以事聞于　上歲戊戌某月命南安侯俞某即龍江盧龍山為廟祀焉擇清修道士汪與權駱德輝徐善誠三人主其事及既登大位之六年為洪武癸丑九月　大駕幸盧龍時與權已化去

詔德輝葺廟宇樹名木且勅改盧龍爲獅子山德輝等承

詔奉祀益恭甲寅其月復相與建祠奉其教所謂玄武神于廟左殿堂門廡略具咸以爲斯廟與國同與將軍之功格知

帝主耿耿不誣其本始固不宜無考而玄武之祠威靈日著亦宜牽聯得書乃來請銘其銘曰

帝興江淮賢豪景從叱咤而雷麾斥而風豈惟人同鬼神爭助水伯川君罔不來赴維巢有湖神之所都滄翊王師鼉鼓龍旗敵城頷頷大將攸克示以神兵暗祐其

甿軍聲如霆日無全城一日十勝斬寇率平　帝詢將臣成功孔速疑有神助使之順伏將臣有言非惟戰功維巢有神實張兵戎　帝曰異哉何以勸賞爵非所安俾其廟享龍江之陽山廻岡翔作鎮于京以綏四方有廡有堂有筵有几神之戾止冷風如水都人來觀　天子聖仁　天子褒功及于鬼神都人來言神之威武洞于幾微以佐　明主上天垂象龜蛇合形佑我下民功尤難名並祀實宜精神上通合慶同體以贊化工時清歲康烽燧不警都人薦奠粢稷豆觴人神相依其德弗

洎於千萬年彌久彌昭

黃文獻公祠堂碑 王忠文公禕亦公門人有碑不錄 宋濂

星辰之昭乎上者天之文河嶽之列於下者地之文經緯乎兩間而丕昭至道者人之文人之文雖若有不同或得之者亦足以配二儀而常存後萬物而弗凋益以長庚之精峨眉之神皆降而爲命世之儒所以能軋摩日月扶植鴻化以震盪乎一世故雖其䰟已喪其神不亡乘一氣於太虛間鼓舞變化隨雨露風霆而著形焉尸而祝之實有不得不然者矣有若烏傷黃文獻公其

殆庶幾乎公之方娠母夫人夢大星煜煜然墜於懷及其生也繡川之水爲之一清是蓋星靈川祥所融凝而成者故公遂以文章鳴一時侍講經筵闡明聖學掌宣皇制黼黻太平昭回雲漢之章衣被乎草木人文化成之效於斯爲盛是則公雖薨而其耿耿不沒者固將游神太清在帝左右而祠之不設非甚缺典歟濠梁胡侯惟信來爲縣剛明正直不可干以私行之旣久政通人和屢謁公之墓下凉飇動木悵然而有遐思即下令禁其樵採復輯公之遺文刻梓傳世侯猶謂未足以妥神

明乃請於上官築祠於繡川之濵堂庭穆如門廡淸謐
象設有嚴丹艭焜耀落成之日侯具牲酒盛服致祭公
之孫子邦之羣彥咸從侯後精誠孚格契乎冲漠焄蒿
悽愴如將見之祭畢而燕籩豆静嘉肴核維旅鴻休誕
昭秩秩雝雝四方之士來游來瞻僉以爲侯之爲政知
所風厲而公之靈爽永有攸棲矣或者則曰人死則其
氣斯盡古者祭鄉先生於社不過崇德報功爲人勸爾
子曰其神不亡無乃涉於誕邪曰嗚呼是未知鬼神之
情狀者也世之彊夫志士用物精多尚能昭著靈響廟

食百世況鍾天地靈長之氣而發爲文章之英者乎其不
隨世而磨滅者決矣至若庸人凡氓其德不顯其鬼不
靈則當如此言爾初祠之成同門友王君禕既爲記其
歲月公之子梓從子槮從弟模謂侯是舉有關於名教
之重而非私於一家又請濂詳文其事於石以昭侯之
善與此祠相爲終始濂按春秋書事之法僻有重復而
不殺者因竊取斯義而爲之記復繫之以詩曰大星爆
煜流光晶川后歛滓若鏡澄發爲五色文章英上騎日
月溥太清呼吸雨露鞭風霆在帝左右持文衡變龍降

幷藻火明生色燦爛丹鳳翎萬物承被流華榮一氣闔

闢不可名玄功歛迹歸杳冥其魄雖離神則形炯炯直

與元化幷有祠翼然妥幽靈陽烏高騫聳觚稜庭宇泬

穋森巨楹歲時奠祭輸精誠牲牷肥腯酒潔馨倏陽忽

陰誰使令有神來下風泠泠若乘玄麟紫霞軿降爾百

福響然憑鄒魯禮樂當浴興春秋報事逾千齡

故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

知經筵事金華先生黄公行狀　　　宋　濂

先生諱溍字晉卿姓黄氏黄爲婺名族至宋太史公庭

堅族望尤著太史之從父昉生景珪俱家浦江景珪生
琳娶忠簡宗公澤之女弟始遷於義烏琳生中輔力學
尚氣節當秦檜柄國士有議已者輒捕殺猶奮然題衆
府太平樓上有磨劍欲斬佞臣頭之語人至今誦之晚
以轉運使薦當得官命垂下而卒中輔生紹祖紹祖生
伯信於先生爲高祖廸功郎累贈朝散郎妣宗氏忠簡
公四世諸孫女累封安人曾祖夢炎淳祐十年進士仕
至朝散大夫行太常丞兼樞密院編修官兼權左曹郎
官以朝請大夫致仕妣陳氏累贈宜人繼方氏祖堪方

出也以進納恩補承節郎入國朝弗仕今累贈嘉議大
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江夏郡侯妣徐氏淳祐
七年進士奉議郎兩淮宣撫大使司幹辦公事彬之女
今追封江夏郡夫人父鑄以朝請府君遺澤補將事郎
今累贈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
追封江夏郡公妣童氏承信郎監嘉興府鮑郎鹽場伯
永女今追封江夏郡夫人初廸功府君之外甥女王氏
歸儒林郎兩浙西路提舉常平茶鹽司幹辦公事丁公
應復實生中奉府君及嘉議府君以病廢故朝請府君

俾育之以爲子儒林公安吉宦家嘉定十六年進士朝奉郎伯虎其父也慶元二年進士中大夫直寶謨閣太府少卿韡其大夫也童夫人姙先生時夢大星煜煜然墜於懷歷二十四月以至元十四年冬十月一日始生甫晬即自免乳徐夫人抱而育之比成童不妄踰戶閾授之以詩書不一月皆成誦迨學爲文下筆頃刻數百言嘗著刑諸葛武侯辭前太學內舍劉君應龜朝請府君之外孫也見而歎曰吾鄉以文辭鳴者喻叔奇兄弟爾是子稍加工其不與之抗衡乎因留授業弱冠西游

錢塘前代遺老與鉅工宿學先生咸得見之於是益聞近世文獻之詳暨還故居從仙華山隱者方君鳳游爲歌詩相倡和絶無仕進意其友葉君謹翁力挽之出大德五年舉教官七年舉憲吏就試皆中其選已而復退隱於家延祐元年貢舉之法行縣大夫又强起先生充貢鄉闈將古賦以太極命題場中作者往往不脫陳言獨先生詞致淵涿粹然有古風特寘前列二年上春官復在選中及奉大對惓惓以用眞儒行仁義爲言辭甚剴切讀卷官以其頗涉於激綴之末第奉上旨賜同進

士出身主選吏以爲白身補官散階當下二等上命特
與對品階授將仕郎台州路寧海縣丞僅踰再期會有
詔改鹽法江浙行中書承制遷兩浙都轉運鹽鐵使司
石堰西場監運事聞命仍舊階居其職闕四載以功超
一資陞從事郎紹興路諸暨州判官至順二年用故御
史中丞馬公祖常薦入爲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
國史院編修官進階儒林郎丁外憂去官服闋轉承直
郎國子博士經六年之久請補外換奉政大夫江浙等
處儒學提舉至正三年春先生年六十有七不俟引年

亟上納祿侍親之請絕江徑歸俄有旨命預修遼金宋三史丁內憂不赴除服以中順大夫秘書少監致仕居四歲故湖廣行省平章公朶爾直班今中書左丞相太平開府公交薦之被上旨落致仕仍舊階除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七年夏六月至上京中書傳旨擢兼經筵官召見於慈仁殿慰諭良久八年夏四月陞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進階中奉大夫九年夏四月上章求歸田里不俟報而行上聞之遣使者追及武林驛敦迫還京復供前職十年夏四月始得

謝南還行中書爲言於朝給以半俸終身公牘已具而未及上十七年秋七月令江浙左丞相金紫公造世貼睦邇方承制司黜陟之柄移書起先生咨議省事以疾力辭閏九月五日薨於繡湖之私第年八十有二學士大夫聞之俱流涕曰黄公亡矣一代文章盡矣門弟子劉涓王褘宋濂傅藻等咸來相治後事以是月十八日葬於縣東北三里崇德鄉東埜之原距嘉議府君之墓僅十步娶王氏嘉熙二年甲科進士從事郎昭慶軍節度掌書紀囦金之曾孫文林郎監沿江制置副使司造

船塲沂之孫將仕郎桂之女令累封江夏郡夫人先二年卒及是始合葬焉子男一人梓用廕入官初授忠顯校尉紹興路同知餘姚州事女二人適惠州學正陳克蘇俱先卒孫男四人瑄琛瑨珣所著書有日損齋初藁三卷續藁三十卷義烏志七卷筆記一卷傳學者先生在寧海時縣地瀕於鹽塲而亭戶恃其不統於有司肆毒害民民不敢正視編氓之隷漕司泊財賦府者亦謂各有所憑横暴尤甚先生皆痛繩以法吏懼以利害白弗顧也有後母與僧通而酖殺其夫者反誣夫前子所

爲獄將成先生變衣冠陰察之具知其奸僞卒直其冤遠近以爲神明巡兵捕盜販者急遂沈鹽於河帥衆以拒巡兵怒乃取他私販事以實之民有在盜籍者謀爲刼敓未行邑大姓執之以圖中賞格初無獲財之左驗事皆久不決先生爲之疏剔以其獄上各論如本條免死者三十餘人部使者董君士恒行縣廉知先生有治狀事悉委焉先生爲黜其以賄敗者上百戶一人縣吏二人在官無祿者四十餘人愚民以婚田鬭競往訴咸下其狀多至數十百先生錄其當問者即不當問者遣

之先生明習律令世以法家自專者有弗如也凡經其
論定翕然畏服不敢重有辭歲大旱禱於靈湫有白龍
蜿蜒見湫中已而黑雲四興大雨如注縣以有年在石
堰視亭場爲尤艱居是官者常以稱盤折閱及不能撿
防私鬻被譴先生規措有法無毫分入於吏議在諸暨
其俗素號難治先生不加鄙夷壹導以善政民多從化
捕盜司屋壞撤而改作無敢後期巡海官廨倒以三載
一新費出於官而責足於民有餘則總其事者私焉先
生適涖是役樽節浮蠹以餘錢還之爭讙呼而去奸民

以僞鈔鈎結黨與脇攘民財官若吏聽其詐挾之以往新昌嵊縣天台寧海東陽諸縣株連所及百餘家民受毗至慘郡府俾先生鞫治一問皆引伏獄具官吏除名同謀者各杖之有捕盜卒陰寘僞鈔板於良民家仍白於官往索之惡少年持梃從者近百人先生過於野詰從吏曰弓卒額止三十安得此曹邪可縛送於州聞者遁走有盜繫錢塘縣獄游民賂獄吏私縱之假署文牒發兵來爲向導逮捕二十餘家先生疑而訊焉悉得其情以正盜宜得重議持僞文書來者又非州民俱械還

錢塘諉者自明奉省檄監稅杭州先生御之以寛商旅
四集僅三閱月增羡錢十二萬緡有奇在成均視弟子
如朋友未始以師道自居輕納人拜而人來受學者滋
益恭業成而仕皆有聞於世時欲增設禮殿配位四配
位合東坐而西向學官或議分置於左右同列不敢爭
先生獨面折之其人恚甚日坐堂上以危語相加御史
惡其無禮逐去之乃克如先生言在禁林會修本朝后
妃功臣傳先生爲條陳義例多所建明士類服其精允
進講經筵者三十有二經筵無專官日領日知咸宰執

近臣講文之選率屬先生訂定非有關於治道之大者不敢上陳其啓沃之功爲多上嘉其忠數出金織紋段賜之始先生嘗預考江浙江西上都鄉試江浙則三往而一主其文衡至是被上旨考試禮部尋又爲廷試讀卷官前後所甄拔者盡知名之士先生天資介直絕不事造請逬簞官者一臧資者五銓曹或失於收叙亦不自言在州縣閒惟以清白爲治一錢不受於民所至無圭田月俸弗給毎鬻產以佐其費及升朝行挺立無所附足不妄登鉅公勢家之門君子稱其淸風高節如氷

壺玉鑑纖塵弗汚先生性篤孝于親親歿營冢域於三釜山有乳虎馴狎之異出去所廬十里月旦望必展省大暑寒不易先世遺文歲久或有殘缺極力搜訪補綴成編家居不談米鹽細務與公府短長邑長吏來謁鄉隣有急覬得片言爲援輒峻却之尤不輕於薦引或譏其絶物先生謝曰公朝爵祿將以待賢者豈爲吾黨私親哉先生貴而能貧雖位至法從蕭然不異布衣時又寡嗜欲甫臨强仕之年即獨棲於外給侍於左右者二蒼頭而已遇佳山水則觴詠其間終日忘去其沖曠

簡遠之情使人挹之鄙吝頓消與人交任眞無鉤距不事矯飾以爲容悅而誠意獨懇至然剛中少容觸物或弦急雷震若未易涯涘一旋踵間煦如陽春無少留礙焉先生之學博極天下之書而約之於至精有間經史疑難古今因革與夫制度名物之屬旁引曲證語蟬聯不能休至於剖析異同讞決是非多先儒之所未發見諸論著一根本乎六藝而以羽翼聖道爲先務然其爲體布置謹嚴援據精切俯仰雍容不大聲色譬之澄湖不波一碧萬頃魚鼈蛟龍潛伏而不動淵然之色自

不可犯中統至元以來如先生者二三人而已故凡國家典冊詔令及勲賢當得銘者必命先生爲之海內之士與浮屠老子之流以文爲請者日盈於庭力麾之而弗去一篇之出家誦人傳雖絕徼殊邦亦皆知所寶愛雅善眞草書人有得其片幅者必藏弆以爲榮世之議者謂先生爲人高介類陳履常文辭溫醇類歐陽永叔筆札俊逸類薛嗣通識與不識僉無間言嗚呼先生生當六合混一之時鍾河嶽英靈之氣積之旣厚所用亦弘仁皇肇開科舉之初即以儒學自奮歷事五朝晚乃

入侍今天子掌邇帝制勸講經帷巋然獨任斯文之重
天下學士咸所師法遂使有元之文章炳燿鏗鍧直與
漢唐侔盛先生之功固不細矣至於出處大節尤人之
所難能者年未七袠而謝事暨羣公力薦起之俄復控
辭上方眷倚之深再召還朝未幾又辭其難進易退之
風眞足以廉頑而立懦揆之古聖賢之道葢無愧也若
先生之所自立者豈不綽綽可傳於後哉先生之甍在
法當錫謚立傳灝從先生遊垂二十年知先生爲最深
因輒任官行事爲書一通上於太常國史然鉅細詳紀

不敢效古書法爲簡嚴者欲其事之自以俟攷㩛也

吳興藝文補卷二十九終